

风过清流关

□姚中华

一条纵贯江淮之间的古驿道,如今还剩下一段斑驳沧桑的路基;一座雄立山脊的古关隘,关门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半截高的断壁。在滁州清流关,曾经的金戈铁马、浮世繁华早已散尽,只有草木年复一年为沉重的历史换装。深秋,风吹落叶,浅唱低吟。

从滁州市区驱车前往清流关,四十多分钟路程,沿途多为丘陵,路旁高低不平的田野里,庄稼大部分已经收割,只有一些晚熟的稻子依然展示着黄灿灿的稻穗,为秋天留下最后的佐证。穿过一片丘陵,眼前出现一座山,山势不高,但横亘在一片低矮的丘陵之上,便有了鹤立鸡群的气势,那就是关山。按照一千多年前那位欧阳太守的说法,“环滁皆山也”,这或许就是其中的一座。关山原本默默无闻,因为古道雄关,让它一度走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南北争战的焦点。

来到关山,一条残存的古驿道蜿蜒在山坡下,据说长度只有四公里,只是路况比我想象中的要好。路基厚实,路面上砖石虽已破碎,但一块紧挨着一块,镶嵌得依然坚实。一道深深的辙辙十分抢眼,如雕刻一般,深陷在光滑的石板上,很难想象曾经承载过多少车马,才会踩踏出如此深的印痕。我不知道如今古道是否还

供行人通行,此时一眼望到尽头,见不到一个人影,显得寂寞冷清。倒是道路两旁的草木十分茂密,霜打过,树叶呈现出浅绿、淡黄、紫红,色彩缤纷。树木多半是碗口粗的杂树,偶尔也能见到几棵古树,苍老的虬枝立在路旁,像是古道在寂寞时光里的一种陪衬。已是深秋,树叶被风驱赶,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旋转着落向路面。因为无人清扫,有的地方落叶已积压厚厚一层,像是树叶编织的铺垫,脚踩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古道上最显眼的是一座新建牌坊,徽式建筑,青灰色的门头上刻写着“古清流关”几个大字,像是一处标牌,又像是一种指引。古道一端,越过牌坊台阶,突然消失在一片荒芜的杂草之中,丝毫找不到路基的踪迹;另一端,穿过山脚下的村庄,沿着山坡蜿蜒而上,便是通往古清流关了。

我在古驿道上踽踽独行,想象着清流关在时光深处的模样。有关清流关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吴楚之争,吴国军队向北进发,攻打楚国,除了取道水路,陆路走的便是清流关。而它真正成为一个军事要塞,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史载,公元937年,徐知诰篡得吴国政权,建立南唐,将国都从原来的扬州迁到金陵(今南京)。南唐除了统治着江南大部分

地区,还有长江以北的滁州、濠州、泗州等十四个州。为了便于传达军情,传送指令,南唐开凿了位于滁州清流县境内的关山清流关。从此,这里成为由金陵过江往北的便捷通道。南唐政权战时封关防守,平时向行人开放,通商行贾。关隘附近和古驿道沿途陆续建起了庙宇和商贾落脚的店铺,一度成为繁华之地。

关隘,历来是烽火狼烟的聚焦点。自南唐设关以后,这里便战事频频。明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尚为后周大将时就率兵破南唐第二位国君李璟十五万兵马于清流山下,攻陷了滁州城。对此,欧阳修在他的《丰乐亭记》中有详细的描述:“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后来,明朝将领常遇春自清流关出兵,一举消灭了元末另一支武装首领张士诚的精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与明朝将领卢象升各率兵马又在此交战,遭遇惨败,鲜血染红了清天河;太平天国将领罗大率军刚攻打滁州,与清朝将领胜保的三千骑兵大战于清流关下,

激战数日,终没攻下关隘,太平军死伤惨重。一次次战役不仅印证了清流关的重要军事地位,也让古关隘声名大振。

江淮之间,两江相隔,一度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政权对峙和争夺的分水岭,穿越起伏不定的丘陵间主要有三条古驿道,而途经清流关的古驿道是其中最便捷的一条。从地理位置上看,清流关南望长江、北控江淮,是出入的必经之地,因此有“金陵锁钥”之称,长期被战事阴影所笼罩,似乎是它的宿命。

金戈铁马,通商行贾,一切都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是时光缝隙中遗漏的痕迹。呈现在眼前的清流关,早已不是一座雄视江淮、护卫金陵的古关隘,只是关山山脊上一处狭窄的豁口;一条斑驳的古石板路从豁口中间穿过,两侧是半截高砖石垒砌的墙壁,上方有成堆坍塌的石块,显然是关门倒塌后留下的痕迹。关口两旁的山岭长满了杂草和树木,已无险峻可言。能够见证古关隘历史的,可能就是立于豁口两侧相对应的石碑,可惜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识。

关隘前有几只陈旧的石槽,像是古代战马的饮水槽,成就了我对古关隘烽火连天的想象。战马嘶鸣,旌旗猎猎,古关隘以它的险峻为英雄们立下了赫赫战功,只是它拯救不了过往王朝的命运,投射在史册上的也只是雪泥鸿爪般的碎片。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如今古关隘早已被岁月风化,就连关山也许都忘记了它曾经的容颜。

站在清流关,忽然想起曾任滁州太守、北宋诗人欧阳修来此留下的诗句,“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绝。”诗人应是冬天来此关隘,心生感慨,描绘大雪后清流关的险峻与清冷。此时为深秋,我看不到雪景,看到的是深秋斑斓的色彩,秋风吹过古雄关,留下一片萧萧落叶。

来安

□陈 蕾

江淮分水岭一过 就来到了安徽滁州的来安县
在齐鲁和吴楚文化的共同浸润下
来安的颜值气质绝佳
早起 站在舜歌山的主峰上迎接晨曦
朝观日出 暮观日落
你们听 舜帝和樵夫正在一句句对着歌呢
帝王和平民的快乐 此刻同频

来池杉湿地公园
划着小船身临其中 四周静谧 满目皆杉
这个时刻 你能听到各种虫鸣鸟语和心跳的声音
微波荡漾一路划行 仿佛置身亚马逊的森林探险旅行
迎接我们的 不是胆战心惊的丛林猛兽
而是各种濒危珍稀物种的惊艳欢迎
震旦鸦雀 青头潜鸭 都在这里悄悄安家
这边生态恰好 请你们务必幸福留下

对一座城市的记忆要从吃开始
雷官板鸭是美食担当
秘制手作起源于清同治年间
只有当地饲养的绿头麻鸭
才能做出这本土味道
吃蟹黄汤包 不一定非要去上海的城隍庙
这里的黄鲜而不腥 肉肥而不腻
一笼下肚绝对不是问题

就着正午的明媚阳光
去看一出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洪山戏
张力十足的舞台动作
加上婉转动听的别致唱腔
让你静静地感受非遗的魅力

一幅画 总要有留白的地方
一座城 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
如果一次逛不够 那就再来一次

诗三首

□吴传训

龙岭寻梅感怀

春游到此好寻芳,万树梅英灿艳阳。
山秀但愁无健笔,花娇却被动柔肠。
阴陵焕彩民家富,龙岭翻新镇永康。
归雁逢时闻雁阵,鸣成文旅大文章。

龙岭寻梅行吟

山道蜿蜒入野林,梅芳扑鼻醉花阴。
喧嚣闹处匆匆过,寂静恬时漫漫吟。
渐次鸟声依近水,忽然石阜望遥岑。
几经寥落繁华是,谁教荒乡遍地金。

寻梅偶遇对诗

赏尽寒英百万枝,多情却看对情诗。
接龙欣接飞龙令,吟咏争吟祝酒词。
酒醉酒醒情复复,花开花谢意迟迟。
秀山览胜行才罢,又盼天天下一期。

熬过春寒享萌春

□周元桂

早春之湿寒,一直料峭着,绵绵续续,纠缠不休。近一个月来,竟是湿漉漉冷冰冰的早春二月,冷雨洗春萌,清愁裹窄梦。人们在无奈中厌倦、抑郁而麻木了身心,一时难能从湿冷中苏醒。其实,春萌早已悄悄地开始了,但人们的身心却很难与之合拍。

春天归来的方式,在逻辑上不外乎这几种:南归的大雁、峭峭轻寒中的梅花、春续冬时的夜雨、堤柳新萌的鼓苞……姗姗而至。如果把春萌比作一支恢宏的交响乐曲,那么一株株破土而出的小草便是乐曲中的第一个音符。草芽刚刚被融雪洗出鹅黄,便开始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周期。

《宋人话话》中形容早春景象道:“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著花。”来到郊外,展开枯黄了一冬的眼睛极目远眺,无数个嫩绿的质点,横衍纵漫连成了一片;几排水杉裹着早春的风衣,偷着抽茎蹿芽,旷野已褪去了憔悴,氤氲中“草色遥看近却无”,意识到纤纤芳草,每年初春必得穿越最寒冷的日子,一点一滴聚敛着自己微弱的生命。随着气温的回升,春草将热情奔放,淋漓尽致地挥洒绿色的畅想,漫漫然而绿遍天涯。

雨水过后就“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了。不待多时,春潮将一哄而至,万紫千红,烂漫夺目,春色盎然。柔暖的三月,东风温柔体贴地泽被万物,润心扉,动春容,从而击碎人们冷湿的窄梦。如果你感到情绪不振,不妨走向村野去拥抱春色,让身心融入大自然的明媚。整个春天,你只需学会欣赏,感受春的情义和气息,你必然会被春的勃勃生机注入新的活力。

宋代宰相王安石说:“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善哉斯言!哲人更有言:“万千春华只取一朵赏。”其实,细细想来,人生的得意之事也不须多,若心中时存知足感,就是心灵深处一朵绚烂的春花。知足了,便安分守心,恬适淡然,遇事如意,想事顺心,心中便会始终春意盎然。

匆匆

(外一首)

□吉荣华

三月 你好
蓝天之下 时光在穿梭
水流奔向远方
与天空融为一色

燕子哼着歌谣
在清澈的空中飞来飞去
醒后的枝条
在阳光下促膝谈心
几抹浅绿
互诉着衷肠

风儿兴奋地路过
绚丽的花朵
在激情澎湃地练习舞姿

春光里
万物皆匆匆

草 芽

一阵风
或者一阵雨
漫不经心地路过
天地间便涌现许多
绿色的小脑袋

妆点江山 尽显生命
铺天盖地泼洒
无边无际地出击
无忧无虑地活在当下
兴高采烈地吟诵起《绿色狂想曲》



▲春满人间 邱德钧/绘

“老兄,下午三点来剧院看戏呀?《红鬃烈马》,李政成主演。”刚吃过午饭,就接到了宰银国的电话。他知道我喜欢看戏。我立刻就答应了。

剧院在学府路。我去得早,戏还没开演,我到宰银国的影音工作室去看了看。他的工作室就在剧院大厅东边,进入大厅往东走就到了。宰银国见我进来,笑着跟我握手,给我泡了一杯白茶。之后,我们在椭圆形的木桌前对面而坐。他旁边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那边是大玻璃窗。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的影音工作室,棚顶挂了很多专业的音频和视频制作设备。他始终微笑着,话语清晰又快捷,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无穷的快乐因子,很迷人,跟他交流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他时而望着你娓娓道来,时而目视前方亦歌亦啸,时而将你带到《乌苏里船歌》的悠扬境界,时而引你进入茉莉花香的芬芳氛围。他一会儿言说,一会儿演唱,亦说亦唱,自由穿梭,简直就是一场视听盛宴。

戏要开场了,跟宰银国告别,我进入剧场。来看戏的人还真不少。通过大家相互之间的交流,我了解到许多戏迷就是冲着李政成来的。这些戏迷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欢欢喜喜,早早地就来到了天长剧院,耐心等待这场期待已久的大戏开锣。演出正式开始后,我留心看了一下,剧院爆满,座无虚席。扬剧《红鬃烈马》的剧情,我是知道的。它讲的是

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爱情故事。故事里的男人自强不息,女人坚贞不渝。夫君到西凉征战,妻子独守寒窑十八年。那真是苦啊!再苦,为了爱情毅然决裂于宰相之家的三小姐王宝钏也熬过来了,并最终盼来了夫妻团圆和夫妻荣贵的一天。尽管这一天来得太迟,尽管这一天延续得很短暂。夫妻团圆的十八天后,王宝钏香消玉殒。剧中那句“王宝钏守寒窑一十八载”的唱词,痛彻心扉,家喻户晓。

优美的唱腔里,久久不愿离去。

看完演出,我又到宰银国的影音工作室去看了一眼,他还在那里。见我进来,他又放下手中的工作,先是问我看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名家就是不一样。之后,我告诉他,李政成和葛瑞莲领衔主演的扬剧电视连续剧《十把穿金扇》,那真叫一个好听。扬剧名家徐爱萍也参与了该剧的演出。以前看这些名家的扬剧,要到扬州的友好会馆去看,如今剧院有了孝亲扬剧周

问。“我也不知道。”宰银国接着回答。

“就拿今天的演出来说吧,他们剧团来演一次也不容易,剧团七十来人,还有车辆、吃饭等开支,最后一个演员拿到手的也就一百块钱,李政成自己也这样。做文化是要有情怀的,光盯着钱不行。”宰银国算账给我听。我听着听着,就陷入了沉思。我也知道,做文化要热爱,要奉献,要有阵地,要表演展示出来,要用它来熏陶感染人。一部戏可以让一个孩子在潜移默化里明白一个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该如何做一个好人。我相信,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陪着父母来看戏的儿孙一定是孝顺的儿孙。“我市是孝子之乡,我们的孝亲扬剧周演活动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搞下去,要发挥扬剧对传播孝文化的独特作用。”宰银国对剧院的振兴信心满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五年。因为三年疫情等原因,孝亲扬剧周演暂停了,剧院冷清了许多。但在剧院看扬剧《红鬃烈马》的情形还清楚记得,跟宰银国愉快交流的情形还清楚记得,宰银国那句“为了将来”的话还清楚记得。

看戏

□徐祥龙

名家就是名家。李政成扮演的薛平贵一出场,就身手不凡,唱腔宽厚悠长,引得戏迷们阵阵掌声。从《绣楼配》到《大登殿》,李政成、赵紫君、王瑞如、游佳琦等扬剧演员们一个个粉墨登场,精彩出演,戏迷们或凝神细听,如痴如醉;或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或沉郁悲壮,几欲落泪;或欢欣鼓舞,喜笑颜开。演员与观众、台上和台下有效互动,场面分外热烈。演出结束,余音绕梁,许多戏迷不忍离去,一些戏迷上台献花,要求合影。我也被这样热烈的场面深深地感动着。演出虽然结束了,但热情的观众还沉浸在

周演,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扬剧名家的精彩表演,真是幸福。宰银国感谢我对他们工作的肯定,之后告诉我:“就在今天演出前,李政成与市文广新局领导一起为市场剧名家工作室揭牌。扬剧名家工作室的成立,必将进一步促进市里扬剧事业的传承发展。”听了这个好消息,我高兴极了。之后,我就问宰银国,今天剧场爆满,能赚多少钱?“不赚钱,只赚吆喝。”宰银国回答。怎么会不赚钱呢?我疑惑。“门票收入九千,都给剧团了。”宰银国回答。那你们为了什么?我又问。“为了将来。”宰银国回答。将来要到什么时候?我接着

